



湖畔秋思

□ 叶惊秋

秋过暮山，远见孤雁久久地盘旋，而后追着夕阳长长的影子而去。耳边仿佛响起白朴打马途经时，遗留的一句“一点飞鸿影下，青山绿水，白草红叶黄花”。我也曾闯入西湖寂寥的湖心，小舸游荡，久违的雪簌簌地落在我的睫毛上。与我煮茶痛饮的，是崇祯五年十二月的张岱。他曾在此小住，静观大雪三日，云水与远山皆白。拂衣而去时洋洋洒洒点墨数行，留下《湖心亭看雪》，和舟子喃喃而道的一个“痴”字。

西湖的确是极好的，无论是深冬、深春还是深秋。别了张岱又逢苏轼，便摇着船楫往那一川绿杨花阴中去了。年轻时爱读苏轼，读他的“当时共客长安，似二陆初来俱少年”，仿佛胸中也怀了些“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”的踌躇满志来。年轻时也最不该读苏轼，只因不识流离之恨、谪居之苦，见不得“幽人独往来”，也道不明“君臣一梦，今古空名”。可恼湖光山色最不解意，仍将这明月清风送入我眸。于是那点浅浅的、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凄苦心绪也可抛了，便在这苏公堤走走停停，也做一回行吟诗人，对着入夜寂寥的湖心吟两句“杨柳吹烟澹天幕，赴春飞光尽虚度”了。

不禁感叹文人都是痴客，总想着在临别前留下些除却漏

桥青柳外的东西，当作是告别人生中暂留一程的虔诚仪式。于是有了诗，有了不朽的文字。就好比如今西湖的深冬，雪仍旧簌簌地落到湖心亭白头，张岱不见了踪影，“舟中人两三粒”却年年不绝地有人吟着。

而我在文字的洪波里穿梭着，就这样不紧不慢地看淡四季，也别有一番风情。又到一声梧叶一声秋的季节，好像这季节总是要染些悲苦，才好配得上落叶萧萧的凄凉。而这悲苦也绝非陡生，总要就着一卷诗书看，才能将时空定格，连愁也要在字里行间流传铭记似的。目断魂消日色迟，友人说秋来当读《桃花扇》，便借了本予我。大约是见过秦淮秋夜如今温柔绮艳的繁华之景，便有些不忍再读一折《哀江南》了。料想如今南明的风烟烧尽了，水榭楼台，花又开早，又是一番盛世景色。如若没有文字作载，沉醉在软红十丈里头的今人本不会去哀思前人的血泪，诗里的秣陵秋、夕阳斜照、桃花与矜骨，也不该被铭记与凭吊了。

所以我想，这江山千载，总有与我一样的游子，比我早百千年捷足先登，在依依青柳垂拂下思索人生的悲苦喜乐，又或者只赏景，未了若只是匆匆临别，谁又能记

得他曾带着一身缱绻的愁或喜，到访过此地？大抵是如此，他们才固执地要行一场仪式，从书囊里头翻出笔和墨来，写那一夜月色的晴与缺，也写同样的脚步，同样的长堤绿柳，却不同的情愁。于是苏公笔下，偶尔是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，偶尔却成了“黑云翻墨未遮山”，有些泛着黄的稿纸穿过历史全作的仆仆风尘飞向我，于是我在青史的任何角落都极难捕捉到的他们某日某刻的心境，就这样鲜活地化作墨痕几笔，生动地铺陈在我眼前，我看一遭，便如他们从眼前再行一程，文字倏忽成了生命足以为之震颤的仪式，生命在文字里永恒着。

我也如在他们这永恒的生命里走过一程，于是落笔写些我的阳春白雪，也不知来日又能被谁采撷。可正如莎翁在《十四行诗》的中写的“如果你有个孩子能活到那个时期，你就双重地活在他身上，我诗里”。

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

我留了一包西湖三月的茗叶，在今秋坐在窗前泡一盏。龙井味淡质醇，仿佛与哪位古人性情相类。倒也像他们隔着时光向我投来极为深情的一瞥，那目光就融在茶里，还有我膝上的书页里。

老屋

□ 马文艺

老屋独自矗立在村庄的角落，孤寂而凄凉。四周也因长时间无人打理而草木蔓延，青苔覆盖的屋顶宛若一片迷离的湖泊，泛着暗淡的光芒。墙壁外的白色涂层早已剥落，露出了黯淡无光的黄土。墙角，旧砖静静地堆叠着，缥缥缈缈的年代痕迹，凋敝的古色如老者的皱纹。

走近，一股霉味直直浸入鼻腔。木头门框的窗户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朽腐味，风吹过，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，上面纵横交错的纹路是岁月侵袭的痕迹。推门而入，尘埃徐徐飘扬，久久不散。青苔蔓延于破旧的房梁。墙壁上巴掌大的挂钟，指针早已停顿，时间仿佛凝固。旧报纸沉默地叠堆在一起，早已蒙上灰尘。门旁的墙角，被潮气侵蚀得斑斑驳驳。

被这气味呛得实在是头晕，我推开窗户，窗扉咿呀开启，留下了清晰的指纹痕迹。阳光透过蒙尘的窗子透射进来，映照出大小不一的光斑。尘埃不断飘浮，摇曳着细小的光点。

一片静寂的田野展现眼前，麦禾似乎也沉默无言。小时候，我也曾这么望着，翠绿的麦苗随风轻摇，恣意

婉约，倦鸟飞临，满树繁花。而如今，只有寂寞的虫鸣在遥远的天空中回荡。

桌上歪歪扭扭刻着的“早”字，静静地卧在那里。恍然间，我站在了与昔日相同的位置，目光透过窗户，凝望着儿时的天空。记得那是一个夜幕低垂的夜晚，窗外星光璀璨，氤氲的夜色笼罩着一切。贪玩几乎占据了整个童年，作业被推迟到深夜，急待完成。第二天放学回家，我学着鲁迅先生在自己的书桌上刻“早”字，暗暗发誓绝对不会再有第二次。仔细想来，只是一时兴起，后来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像那晚一样，后悔却又不知悔改……曾经，我渴望长大成人，眺望未来的彩霞。但如今，站在长大的十字路口，我看着那张刻有“早”字的课桌，感慨万千。

回忆将我的思绪拉远，母亲催促我离开的声音响了几遍。我们拿完东西准备离开，坐上车，看着老屋逐渐消失在视野之中……

我知道，在物理的空间，我与老屋隔得很远，但在心理的空间，老屋就如那悬停的挂钟，一直挂在光阴的深处，提醒我生命的来处。

光着脚丫去拾秋

□ 戚思翠

在我们苏北农村有俗语：“秋后弯弯腰，胜过春天走一遭。”意思就是秋天农作物收割之后，人们要去捡拾遗落在田间地垄里的粮食。这种农家拾秋好习惯，是对劳动成果的爱惜，更是对生命的珍重。

那时，学校一律放“农忙假”，一周或十天半个月的。孩子们既可以帮助种田的父母缓解农村大忙“燃眉之急”，又可以体验“汗滴禾下土”“粒粒皆辛苦”的滋味。

天刚亮，大人们就下田收割稻子去了，临走前再三叮嘱家里的孩子们：别睡过头了，等会儿到田里拾稻穗，去迟了就被别人拾光了。晨曦未露，广袤的田野开始喧腾了，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，像赶集似的集中到田地里忙乎起来。镰刀的嚓嚓声，大人的说笑声，小孩的嬉闹声……奏响了一支秋

收大忙的乐曲。

大一点儿的孩子懂事又勤快，能帮父母割稻谷，捆稻谷，扛稻把；小点的孩子一边拾稻穗，一边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家中猫狗也会摇着尾巴赶到田里凑热闹，没准还能帮主人追赶偷吃稻子的麻雀呢，好不热闹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们还会比赛捡拾稻穗。一边忙着捡，一边用眼睛瞄着别人的篮子，生怕比自己捡得多。捡拾最多的小伙伴便是威风凛凛的胜利者，很是让人羡慕。

每一次捡拾后，回到家里，母亲都会用满意的眼光鼓励我们。然后，她会用榔头将稻穗“脱粒”晒干，用碓臼舂米，煮上一锅喷香扑鼻的纯白米粥犒劳我们，这让我们开心极了。要知道，那时要等到过年过节时，才可吃上纯白米饭

或米粥。

拾秋也有诀窍：要“低寻”。就是指拾田里的东西时，要往低处的墒沟里查看。因那时都靠人工收割，很多稻穗掉进了沟里不容易被发现。而掉在高处的稻穗往往早就被人拾光了。拾秋还有规矩：若是发现了别人藏的稻穗，那最多只能拿五分之一。目的是体现公平和道德，不可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。记得我第一次拾稻穗才几岁大，还没入学，在田埂头泥塘边玩耍时，忽见田地里藏有很多稻穗，立马将稻穗装进自己篮里。哥哥却告诉我，这是人家藏的，是别人的成果，不可贪心。

拾秋，这活儿充满着劳动的乐趣，还包含着浓浓的人情味。虽说已过去数十年，但那情那景却让我终生难忘。



《秋菊》 钱新明